2

V
~~B350.4~~
~~L97~~
V
B617
L97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瀧昌

尊儒術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太祖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

于闐里爾其敬之

○四月戊申元國子監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令臣先入見太祖乃以勅往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綱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歷數十代往往作賓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義彝倫攸斁天寔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會克堅亦自來朝行至淮安遇勅便拜命惶恐兼程而進既至

召對謹身殿

太祖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太祖曰爾年雖未耄而疾嬰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為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資質溫厚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寔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況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羣臣曰朕不授孔克堅

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以之以事也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太祖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盖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為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詞先是

太祖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

太祖命中書省臣録二表頒為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体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変之而卒未能盡変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表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

太祖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諭學官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感趍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親御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十一月壬戌

太祖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盖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

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

太祖謂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蚕繅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灵詔來世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懷

聖學

○丙申五月庚寅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聞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

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吳元年四月庚戌

太祖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氏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

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太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輔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辛丑

太祖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太祖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

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

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太祖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

太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於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之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太祖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太祖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為註以發其義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太祖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洪武十九年二月己丑

太祖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太祖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太祖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為天論儉

太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洪武二十年五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太祖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違之惡為善或未蒙福

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

太祖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太祖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言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辛巳

太祖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隣人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太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可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

太祖曰小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遂給紙筆令諸儒譔疑信論

褒功臣

○吴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太祖勑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
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伏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
勲啓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
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絶亂略消弭羣慝建無前
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
禀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
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
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
軍從宜行之
○卜月丁巳

太祖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
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為國
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
親行陣大將軍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
厥功為一代元勛光著史册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
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
既滅惟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
剖心與語而終自懷疑間有英雄一見與語即復輸心
出入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
之臣不思為國盡力惟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
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惟大將軍於

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為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存共圖大勲康濟宇内於是諸將皆頓首謝

敎太子諸王

○吳元年八月丙寅

太祖祀山川畢出齋次須臾于羣臣將還宮顧謂諸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体衆情斯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盛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請勞遲也不至驕惰諸子趙至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乙丑

太祖遣世子標次子樉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為商周令主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于宴安必生驕惰況汝他日皆有國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

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十一月甲午

太祖沐浴出觀圜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太祖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矣鼎對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誠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

太祖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

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家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食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旁荊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為扑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
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
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楫豈
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
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
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
古今識達机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
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
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其
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大
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
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寔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
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議府寮而以
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
國若設府寮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
而與卿等意見不同卿等必謂府寮導之嫌隙將由是
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
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
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

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
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丙戌
太祖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
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
國
太祖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博局
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
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寔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
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
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
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十月乙未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易
為太子諭德
太祖諭之曰範金聾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
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
之道禮義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胡夕
與之論說日聞讜言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化日為政
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
太祖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
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

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
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貴躭
逸樂耳克仁對曰
陛下此言即無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
太祖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之君
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為
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掘起帝王之初
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
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
天下之心為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敗亡必至可
不畏哉
己洪武三年四月丙寅
太祖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
之器先必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
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
使知趨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
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
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爾等為宮僚各宜盡心又加
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為鑒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
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于輔導羣臣頓首受命
而退又諭秦王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

相委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以啟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為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為士且然況於為君為王者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勛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主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

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己未

太祖諭省臺臣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為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荊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未易辨

太祖曰尊德樂義斯為正也便佞褻慢斯為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訓錄成

太祖因謂侍臣曰朕世祖訓錄蓋所以垂示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著是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荒墜厥緒幾于亡夏顛覆典刑幾于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為秦府右相國子助教朱

復為
燕府叅軍諭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養其德二二年後
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鑑于古何者為善何者
為不善采摭古人仕為王臣孰能以正輔導孰為不能
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
務引王于當道爾等與王言待臣下則以謙和撫民人
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餽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
能盡其職矣又曰汝爾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若
文武全才更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
禮法陳善閉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
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諸司今後常事啟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
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思念古人為治必廣視
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
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
眩況爾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
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于閾耳雖能聽所聞不越于庭
而欲區區智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
賢樂善以廣聰明遜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
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

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壬戌

太祖謂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為諸子擇賢以為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源塞而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拔矣設王有所違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是大失將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名方冊其臣亦皆賢者故能同濟其美爾等職在輔導宜盡心所事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

太祖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太祖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可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
太祖顧謂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
儒臣講說知其略矣未領其要
太祖曰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于外
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
跬步而不違於矩矱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
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躋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
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
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矣
貨財聲色為戕德之斧斤諂佞諂諛乃杜賢之荊棘當
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則必為其陷矣
汝等其慎之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啟皇
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
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
歷涉勤勞達於人事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
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日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
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
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奸邪惟勤則不溺于
安逸惟斷則不牽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為之權度則
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以為玉當辨之曰果玉乎

果石乎知其為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為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況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于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

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亦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洪武十一年三月是月

太祖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于上民離于 遂失其天下國家為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太祖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太祖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行言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詳審庶免構陷之非鍛鍊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則人心常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十一月甲午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君造福而殘暴者為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愷悌雖材有不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鍊刑獄掊克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用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正家道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冊

皇后馬氏

太祖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因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際內能盡孝勤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士咸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于患殆又難干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為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之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己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太祖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故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瞽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

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氷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厚風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

太祖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偽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

太祖曰教化必本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効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凱頓首稱善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

大臣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厲天下其釋之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甲寅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
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
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
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
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
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
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上咸許冠
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以朕命諭之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
刑部奏請罪之
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或因
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
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
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
太祖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乙巳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
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
太祖召徽切責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母死不
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憾矣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
有善而沮之何以為勸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乃獨
不然耶徽大慚吏遂得終喪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為官奴以贖父罪

太祖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當即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于非義斯為孝也又顧謂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矣故特曲法以宥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為人子者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

太祖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敝鄉隣親戚不能周卹甚者強凌弱衆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來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為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諭以此意使民知之

議禮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

司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之

太祖因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錢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禄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癸亥

太祖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饌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為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太祖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行之

○洪武二年六月庚午

太祖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

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先是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閭民情諮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次者

太祖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為先殿陛之間嚴肅為貴朕始欲諮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八月庚申

太祖諭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侈肆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

太祖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興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

太祖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慊朕心也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合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勅翰林學士宋濂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忌忌疾哀世之陋習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哀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為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太祖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為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禮成勅中書省臣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為先祀事之禮起以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故孔子曰締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煩乃以儀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

下悅若有肸蠁荅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
祀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無怠
以荅
神明之休祐焉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
用武學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太公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
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析文武
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
兼備故措之于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

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
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
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閑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
哉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
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傅說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
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
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阿木
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滅
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迹而不究其實也若
宋趙普負太祖為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為
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
既祀伯顏其阿术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
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臯陶夔
龍伯益伯夷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
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
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
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温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
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申肅朝
儀
太祖謂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羣后德讓百僚
師師卿其申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敗禮失度以取咎責
興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
是始集
太祖御戟門召學士朱升范榷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
試之
太祖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為徵音
太祖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

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惟后夔能和磬聲
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太祖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
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太祖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
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復對
曰樂音不在外求寔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
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
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
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
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太祖厭前代樂章率用腴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
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太祖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
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
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
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
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
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太祖謂禮官曰鄉飲之禮所以序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

教民使之隆愛敬識廉耻知禮讓也朕即位以來雖以
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
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
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
齒為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
許雜於善良之中如此則家識廉耻人知禮讓而父慈
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
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政謂此也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

太祖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
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
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
後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
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
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
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
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
為虛文也

○甲午

太祖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
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

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崇教化

○洪武二年二月庚午先是太祖問户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户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厚產太祖曰民富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陵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太祖諭之曰汝等居曰里安享富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為爾等立法更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陵弱毋吞貧毋虐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而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侍制王禕起

居注陳敬等侍左右
太祖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為善耳禕對曰自古帝
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
為教今
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誠所謂兼治
教之道
○六月辛巳令民間立義塚
太祖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
恩及於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
骨于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
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為義塚俾
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葬
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
太臣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
夫聖人之教循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
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
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
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
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
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況武臣
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亦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

書習禮讓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

太祖勅國子監官曰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敷訓導民教為之先故禮教明于朝廷而後風化達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來朝求入太學因其慕義特允其請耳爾等善為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縣陛辭

太祖問之曰試言蒞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為先曰教化何施對曰奬勸之

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為本而身又為教化之本長一邑則係一邑之望民率視已以為則已身不正民將何法雖多為奬勸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爾其試之

太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二終